



鹽鐵論卷之十一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
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
文理。君臣慢音慢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
毳音帶為蓋。素弧音胡骨鏃。馬不粟食。內則
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音扶中國天下

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

殖也。殖。生也。長也。夫音扶以知去聲謀愚。以義伐不義。

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

狐。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春秋曰。齊人伐山戎。公羊

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感矣。此蓋戰也。

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江統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

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

用。故巾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

渾陰。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戎。交侵中

國。不絕如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興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

務堅。絲無文采。裙褱音揮曲襟之制。都成而務

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

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音丸之作。事省而致

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

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音官弓上馬而

已。貫。穿也。又。聯續也。資糧不見。音現案首而支數十日

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音慢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匈奴傳曰。匈奴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羣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嚴尤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秦始皇不

忍小忿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劉安曰。兵者凶事。一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鼂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

司馬貞曰。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也。故政

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吾丘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

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机，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

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君道

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太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

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

易為力。子思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眾，登丘而招，臂不如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叢

談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文武

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

南征，死而不還。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

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

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

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

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

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

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拾

遺記曰：成康以降，世禩陵衰。昭王不能弘

遠業，垂聲教。南遊荆楚，義垂巡狩。灑精靈

於江漢，且極於幸由水濱，所以招問。春秋

以為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

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強諫。楚

人憐之，失其死矣。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春秋曰：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傳曰：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晉取郊沛。春秋曰：晉人圍郊。左傳曰：之也。

郊。癸卯。郊。郭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公羊傳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擊。王師敗於茅戎。春秋于周。不與伐天子也。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左傳曰。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西南夷傳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蜀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彰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

復修遼東故塞。至淇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後。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

南越尉佗。音駝。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強倨敖。自稱老夫。南越傳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先帝

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

遣左將軍樓船音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

官也。漢武紀曰。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為

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越

馳義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十月。行東將幸緱氏。

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以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下之。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漢武紀曰。元封二年夏。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呂為益州郡。三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呂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七

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提舉

佩上玉也。所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以節行止也。

虜於秦。今匈奴不當去聲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音癡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殺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音免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爲戰。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

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音逸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禮書曰。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

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川谷阻絕。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瀛。音盈海園。音環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遙。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音盈海。牧胡而朝。音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問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騶衍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達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得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

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文學曰。堯使禹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

高下而序九州。司馬相如曰。昔者洪水沸出。岷而

不安。夏后氏感之。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

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腴

無暇。慮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

乎干。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

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騶衍傳曰。

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

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

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

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

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

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司馬真曰。熒

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音盈。列子曰。凡可

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

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

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故無補於用者。君子

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

說林訓曰。人莫

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

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三王信經道而德

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
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
瀛音盈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
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泰族訓曰。陳簋

豆者。祝也。齋明盛服而不諸生不可與逐

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音扶道古者稽之

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

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
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
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
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去聲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

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

夏長音掌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

之所則也。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

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

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

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檄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偏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道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緣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刑。不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而大本舉矣。刑不

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由

怒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

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音疲弊所恃

而達瀛音盈海乎。蓋越人美羸音螺蚌而簡太牢。

鄙夫樂咋音瞿惜音惜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

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修務訓曰。夫以

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美也。而甘之。後

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諸人

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人無夭壽。各以

其好去聲惡汚音為命。弄寡以功力不得其死。知

伯以貪狼亡其身。論語解曰。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篡其位。

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

權謀篇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

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

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

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

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

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魏策曰。智伯索地

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

子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

懼。若予之地。智伯必僑。僑而輕敵。鄰國懼而

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

長矣。任章曰。將欲敗之。必姑婦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

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

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

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

應之於內。智氏遂亡。顏師古曰。狼性皆貪。故

謂貪為貪狼也。老聃曰。柔弱勝剛。生之徒也。剛

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

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叔向曰。兩軍

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桓

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金人銘曰。強梁者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

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去聲行善者。天助以

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去聲

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

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

有天菑

叢談曰。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為善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敬慎篇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

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繆稱訓曰。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劉峻曰。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

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

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善。立名乎。

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

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

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

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

蛤盛於淵。說山訓曰。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許慎

曰。月盛則羸蠃內減。故曰羸蠃應於下。月陰精也。羸蠃亦陰也。故曰同氣也。惟能相感。故

曰不可為遠。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

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

應也。覽真訓曰。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

蠶叫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天文訓曰。天

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

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

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

陰化。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含氣。和

五

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滅。月死而羸蠃瞠。火上萇。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闢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秦族訓曰。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

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明。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宮官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隱。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垂蜺。迅雷。扶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自然之符也。

可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音。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白虎通曰。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准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

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氣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土死金。囚。水休。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而不揚。老子

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韓非子曰。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

仁義焉。詩云。載戢于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音姜

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

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已之所惡

汗音音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

是也。班固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

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

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

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

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兵

略曰。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國。各守其分。不

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

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

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

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

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

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

人之牛馬。僉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

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

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

地形訓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許慎曰。禾者。木也。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豆。火也。夏火王

而生。冬水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墮。允零。

合冬行誅。萬物畢藏。魯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原道訓曰。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鷂

搏鷲。昆蟲蟄藏。春夏生長。音利以行仁。秋冬殺藏。

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

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

音精。蜩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驅。音腰

婁。音以順天令。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管子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失也。魯恭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應劭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

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管子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失也。魯恭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應劭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

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管子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失也。魯恭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應劭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

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管子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失也。魯恭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應劭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

一木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時則訓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求不孝不弟。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文學曰同四

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音不

鷙音至猛獸不攫音脚秋不蒐音搜獮音癩冬不田

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去聲生惡音汗殺好去聲賞惡音汗罰。

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

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

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

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電霧

夏隕音允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

任秋冬以成穀也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

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

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

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丁儀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

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

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孔子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強國先其刑。而後德。淮南記曰。急轡利鑿。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政理篇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也。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網漏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矣。網漏

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司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又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音扶徼音交倖誅。誠音質躋音脚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

矩。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韓宣子曰。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阜山。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有嬰兒狂聾人入此乎。曰。無有。有牛馬犬豕入此乎。曰。無有。安于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改。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音避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音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音寒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

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

刑罰任也。

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

顛抽脅。鑊亨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楮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秦族訓曰。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殺牖。不撤於前。鍾鼓不解於縣。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畱。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

也。以中。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
刑法志曰。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軌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漢元帝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

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漢成帝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秦族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詩云。宜狎音寒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服。謂斬衰。齊衰。大總功小功。總麻也。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

五。五刑。謂墨。劓。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泰族訓曰。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鷓。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

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主術訓曰。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

唯師化為貴。至精為神。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不施而仁。

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

自成矣。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

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

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

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

韓非子曰。殷於道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

怒。怒則闔闔。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又曰。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

難。此治之道也。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故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

故民不敢犯也。

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

故民不敢犯也。

故民不敢犯也。

故民不敢犯也。

故民不敢犯也。

故民不敢犯也。

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
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
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
秋惡之。音之。春秋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
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
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
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
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
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
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
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

從。法約而易行。

韓嬰曰。詩云。俾民不迷。昔之
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

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
使民日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
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
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
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
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
也。秦族訓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
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
可以苟。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
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
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
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
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

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戢約。事不戢省。求不戢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今馳道經營陵陸。紆音于周天下。

是以萬里爲民窅音阱也。尉音尉羅張而縣音懸其

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繳音勺弋飾而加其上。能

勿離去聲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

勿踰乎。孔子曰。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

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

久矣。能謂民弗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

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

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爲士。故德

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

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

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

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

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故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主術訓曰。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

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

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又曰。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

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仁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仁者愛之

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去聲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音潮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呂氏春秋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今

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

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

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黃圖

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

可以為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

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

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

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范甯曰。孔子因

魯史。修春秋。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

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得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規。百王之通典也。春秋元命包曰。古者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棘。槐之為言歸也。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也。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念傷民未有所害。志

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瘡者刑。盜有賊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

俛音免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

之維檝。音接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

遠。維檝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主術訓曰。法律

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獲貍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許慎曰。王良。晉大夫御。無恤。子良也。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韓子曰。疾有

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

以制敵禦難去聲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

士之謀舉浮淫之蠹音如加之功實之上而

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轅音

而禦驛馬也銜馬勒也。轅車鉤心也。今刑法設備而

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刑法志曰。教答不可

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

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秦族訓曰。禹以夏

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

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

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

故臧武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張敞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

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

在德。不在用刑。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

軸音逐非其人則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披上

持軸音逐而破其船音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

車越絕書曰。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

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

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為人

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

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詔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詔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未久。闔廬卒。詔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箴口。不得一言。詔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海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詔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陳琳曰。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秦紀曰。秦二世夢白虎啣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為祟。二世及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及。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鄒陽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音扶為君者法三王。

為相

去聲

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

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

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音扶不通

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韓非子曰。韓非者。韓

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為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

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
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鹽鐵論卷之十一

鹽鐵論卷之十二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去聲則世無列國。待

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韓非子曰。世之

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
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
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
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
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三。墨

離為八。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定世之學乎。修務訓曰。美人者。非必匹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夫音扶衣小缺。襟裂

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

可以坊。古防字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

鄰之醫。而求俞跗。音夫而後治病。廢汗池之

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

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韓非子曰。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

不從而治。煩亂。夫音扶善為政者。弊則補之。

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道應訓曰。吳起為楚

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

口。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捐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

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

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

之爵。而平其制。祿捐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

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不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

所未。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

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理。戾人道。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

之。范睢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有霸王。申商以法彊秦韓也。要略曰。申商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或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傳曰。申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年。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范睢曰。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

欺舊交。虜魏公子卯。卒為秦禽將。破敵軍。穰地千里。秦族訓曰。申子之三符。商鞅之啓塞。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而世傳者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齊俗訓曰。夫待

驥。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陸子曰。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今商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

不能復振。蜂蠆音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

也。傳曰。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煩而止之。躁而靜之。

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

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古防字漏不

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

爾。及其卒汜音泛濫為中國害。蓄梁楚。破曹

衛。城郭壞沮。積音畜漂流。百姓木棲。千里

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金人銘曰。涓涓

不壅。將成江河。縣縣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

是何傷。禍之門也。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通

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

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

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頽林

萬福來。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

所害必多矣。樂王鮒曰。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千里。無他故。其

下流多也。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

則弑其長。然而不敢。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嚮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景公曰。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守其家。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造死。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溢。益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徂而浸廣。此刑之所以蕃也。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

為菑豈特曹衛哉。夫扶音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

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調音利鉏音五穀之利。而間音

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汗音而良

民之福也。故曲木惡汗音直繩。姦邪惡汗音正

法。諸御已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韓非子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

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

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古防字非矯邪若櫜

音括櫜音括輔檠之正弧音郎也櫜揉曲達反也

正方者也輔檠輔正弓弩者也弧刺弓之不正者也荀子曰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

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

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

以制敵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肅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

子胥深知王之不定將欲伐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

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鑿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

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

之稱善傳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

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

城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雜事篇曰孔子

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政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

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

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諒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者不諒賈布政以待之也既為

司寇季孟墮邱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伯夷傳曰武王已平殷亂

天下宗周。而伯夷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

不能使人仁。泰族訓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闚其無。無人者。非無

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

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

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

孝者。而不能使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

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

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

教人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

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

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

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

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

非貴其拘之圜音音而刑殺之也。泰族訓

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脉

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

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

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

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

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濇。音色淫之相連。一節動

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音調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音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韓非子曰：明君之行賞也，較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為非。是故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驕，而近愛者不驕也。王術訓曰：衡之於左右。

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愛憎，故可以為命。夫奸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也。故為治者不與焉。又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荀悅曰：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
 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
 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
 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籠。籠。包舉也。舉棄其親。不能
 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
 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
 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
 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
 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去聲。民不怨。故舜

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萬章曰。舜流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

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

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音漂攻

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音懈。怠輟耕而隕。音允。心。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音亟。

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側。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春秋曰。閹弒吳子餘祭。公羊傳曰。閹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閹。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閹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司馬遷曰。禍莫僭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素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今無行去聲之人。貪利而况於慷慨之士乎。

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音娟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創音瘡未瘳。

音抽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音俸禄。食太

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

去聲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衆庶乎。夫音扶何

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

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

之大者也。春秋曰。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

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倫矣。執未

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

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臣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

秦族訓曰。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殺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害。說山訓曰。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而

池魚為之殫。許慎曰。言禍相及也。

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

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以多

斷為良。鑿音衣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

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禮書曰。古者帝

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故為民父母

以養疾子。長音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

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衛鞅傳曰。孝公既

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

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聞父母之於子

男。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

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
 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
 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音惡止其人
 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葉公語孔
 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
 中矣春秋曰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公
 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
 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
 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
 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春秋曰曹
 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公羊傳曰奔未有言自
 者此其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
 子言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

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
 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
 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
 之當主也遂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刑曷為為
 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
 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春秋曰僖公十有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孰
 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
 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
 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
 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晉趙盾弒
 其君夷臯穀梁傳曰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
 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
 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
 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
 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
 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
 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

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孟子曰。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音扶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

垂峻崖音涯之峭音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

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懼音疊悚慄者。

知墜音遂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

勻音勻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

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足躡麋鹿。

手搏兕虎。孟賁。衛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呂氏

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贖

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髮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

涉無先者。子產曰。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

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

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本體矣。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

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

臨百仞之壑。握火陷刃。則民畏忌而無敢

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

音虜。篤秦紀責急也。韓非子曰：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

吾是以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

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故不務德而務法，又曰：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

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

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存國？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

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李斯曰：明主聖王之

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

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

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音奴

之法。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

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司馬貞曰：收，錄其妻子也。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

百官以峭音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

顏師古曰：側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詩云：謂天蓋高，不

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詩云：謂天蓋高，不

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

詩云：謂天蓋高，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

詩云：謂天蓋高，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

詩云：謂天蓋高，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躋。哀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晉厲以幽。人問訓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二

世見殺

雜事篇曰。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

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

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

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婿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

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為至於此也。宦者曰。知

此父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父矣。然後二世喟然

悔之。遂惡鳥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自殺。音

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

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音和睦之心。

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

流後世。左雄曰。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刻革五

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庶民。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

文景。天下康乂。張敞曰。武王入殷。先去炮烙

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皆疾惡嚴刻。

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

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

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

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

衰。檀弓曰。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墊請

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

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

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

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

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

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

其不解乎。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

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哀公問政。孔子

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制。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更化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秦族訓曰。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

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

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

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北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其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

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音少

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

治。任昉曰。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鞶。民不能犯。及淳德

下衰。還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圜犴成市。凝脂已疎。秋荼非苦。姦吏為市。生殺並用。可為慟哭。豈徒一緒。故令不得

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

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漢文

帝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者。何。治之至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

耻之。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黑者蒙巾。犯剝者赭其衣。犯黥者以墨幪其體。處而畫之。犯官者履屨。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後世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蓋嚴刑而人不禁也。雜言曰。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揔衆議而定其教。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

則擾。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

峻法而支解。陸賈曰。君子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主術訓曰。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

亂。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鄧哲子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以薪。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

洛音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古音則爭止。是以

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

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

若斯。則吏何事而理。董仲舒曰。聖王之治天

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

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圉圉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今之治民者。

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

推上 聲 勿 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

之役。土崩梁氏。楚書曰。楚靈王七年。作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十二年

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夏四月。公子比自晉歸。楚立為王。以公子棄疾為司

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師及

訾梁。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五月癸亥。王綏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

羊傳曰。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

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

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秦族訓

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內搔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

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

箠。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

亡益乎。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

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

豎登之故峻則棲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

易山巔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棲季不輕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險豈跛痒也夫音

鑠金在鑪莊躄音不顧錢刀在路匹婦音

之音非匹婦貪而莊躄音廉也輕重之

制異而利害之分音明也韓非子曰布帛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尋常

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

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

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

常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魯

好去聲禮而有季孟之難去聲燕噲好去聲讓而

有子之之亂人問訓曰魯季氏與邱氏鬪

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邱氏

之宮而築之邱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

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

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其誅必危社

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

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

弗聽使邱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

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與兵

以救之邱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

燕世家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

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

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

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太重。或曰。禹薦益已。而必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人間訓曰。徐

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則削。代君為墨而殘。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汜論曰。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廄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此所謂失禮而有大功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謂忠愛而不可行也。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

久守其國也。韓非子曰。今有不才之子。父

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

毋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郡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刑矣。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

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

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子貢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亡者，未之有也。與其刑不可踰，不

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去聲未

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傳曰：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

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過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佞人，不避禍患。此所以難治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

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音澠澠音篤篤秦紀作督責而任

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

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音升其求，黔首不勝

音升其刑。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海內同憂，而俱不聊

生。李斯傳曰。太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與謀事。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秦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豪俊相立。故過任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秦策云。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

求。君不得於君。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死。不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死不

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

勝吳廣是也。汜論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

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許

慎曰。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舍人

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徐樂曰。陳涉無千

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

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

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

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

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為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

資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

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鳥在其能制羣下而

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

知治世而善訾音議。夫音扶善言天者，合之

人善言古者考之。今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

者，必有驗於人。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凱骨

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

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賈生曰：為人主計者，

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

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

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

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衰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

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

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春秋原

罪，甫刑制獄。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霍諝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故事誅

意。故許止以弑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

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鬲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音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

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刑法志曰。聖人

必通天地之心。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聖人制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

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去聲惡音以

導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

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音

鼻盈粟。音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

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

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吾丘壽王曰。秦

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隳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鉏箠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楮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人務德教。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桓範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

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王符曰：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調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稿簡，誦死人乏語，則有司不

似文學。

道應訓曰：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推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愕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不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文學知獄之在廷，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

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

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

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

因勢，治者因法。

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貞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刑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

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虞夏以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虞夏以質。殷周以文。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周之質。不勝其文。殷之文。不勝其質。今欲以敦朴之

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

救火也。韓非子曰。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齊俗訓

曰。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與化推移者也。汜論曰。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

檠策綴而御駢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

去聲。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

昌，桀紂之所以亡也。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

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削

剔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埽坊設

非巧治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

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何

則游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

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

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

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湯武非得伯夷

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蹠之民以亂也。

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

難訟而聽之易。夫音扶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

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去聲以箠推上楚正亂

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

故吏皆以南華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經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

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秦族訓曰。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今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舉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刑法志曰。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原道訓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筭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

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櫜音括斧斤。

欲撓音撓曲直枉也。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

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燬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為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為賓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避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頑鈍。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故為

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

木。韓非子曰。夫必待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待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

園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特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園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特賞罰而待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傳曰。往者應。古本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

少伯正。古作百政之屬。潰梁楚。昆。古本作堅。盧徐穀。

紀又作勃。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止禁巫。保人阻險。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止禁巫。

徐教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亦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當

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鍼。而攻疽。孔

丘以禮說。稅。音。音。也。南華經曰。孔子往見

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聲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賤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

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

音腠理。絕邪氣。故

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

由生。是以砭

音邊

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

雜事篇曰。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平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

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比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說山訓曰。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荀卿曰。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巳。是大辭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黜剝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清之於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人間訓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自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是故夫人者輕小害。易微

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

不遂。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

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

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

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

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

魯城南高門外。季康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見逐於齊。世家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明日遂行。反乎魯。不用於衛。孔子世家曰。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於孔子。孔

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遇圍於匡。詩傳曰。孔子行。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困於陳蔡。南華經曰。孔子窮於陳。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生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見逐於齊。世家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明日遂行。反乎魯。不用於衛。孔子世家曰。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於孔子。孔

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夫扶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

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

衛鞅傳曰。商君衛鞅西入秦。因孝公

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衛鞅語數日不厭。遂定變法之令。范雎傳曰。應侯范雎更名姓曰張祿。王稽使於魏。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未信。范雎復自上書。於是秦昭王大悅。乃拜范雎為客卿。故士因士女

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

子路曰。士不中而見。女無

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孟嘗君曰。纒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雜事篇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

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媿。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則雖東郭媿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縱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說山訓曰。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同。對門不通。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度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閭大夫妬。孰合有媒。詩傳曰。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道

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始終。知得失。故與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是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切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是以嫫母音模飾姿而矜夸。通

誇。西子彷徨而無家。呂氏春秋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

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拾遺記曰。越有美女夷光。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夷光當軒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觀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蕭綺曰。夷光即西施之別名也。楚辭曰。西施媿媿而不得見。嫫母勃屑而日侍。語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

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音烏已。故適

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

適蔡。桓魋害之。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

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適楚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楚。

子西謗之。夫音扶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

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音扶何耻之

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

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去聲擇友。則

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

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

音吸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

曰。諾。膠車修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

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尚仁義。或務

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

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滅。秦有天下。

十四歲而亡。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

俊並進。四方輻輳。顏師古曰：輳，聚也。言賢良如車輻之聚於轂也。

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

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知去聲者贊其

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闇

閻闇音焉。侃侃焉。顏師古曰：闇，闇辯爭之貌。侃侃，剛直之貌。雖未

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

行。悲夫。音扶。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

權均輸而鹽。鐵卒不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音關地。而不

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

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音悅德。則

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

畜利長長音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

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音徼

澆。伺察之意也。切而不燥。音索。斌斌音彬然。斯可謂弘博

君子矣。顏師古曰：斌，文章之貌。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

推史魚之節。詩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

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

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他日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戒山之上。孔

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鮪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解。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發憤懣。音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音鏡。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

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僻便也。

舉止輕傷也。略。智也。方略計畫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

烏。然大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音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

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

以道化下。放於利末。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顏師古曰。放。縱也。謂

利也。縱心於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

行非其道。果隕。音允。其姓以及厥宗。車千秋傳曰。桑弘羊

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為國家興權筦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

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易曰。括囊無咎。無

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車千秋傳曰。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

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

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令光治內。

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

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

光以此重之。論語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

哉。彼哉。顏師古曰。言彼人哉。無足稱也。彼若

夫。音扶。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

類。長。音掌。同行。音去。阿意苟念以說。音悅。其上。斗筭

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論語云。子貢問曰。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子曰。斗筭之人。何足選也。顏師古曰。筭。竹器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

桓寬此論托為客言。總評議其得失也。

鹽鐵論卷之十二終

嘉靖甲寅春張

氏猗蘭堂梓行



程